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54 期

锦里诗苑

内心的声音开枝散叶(组诗)

欧阳健子(安徽)

尊贵的内心开枝散叶

内心不死。坚如磐石
内心平静。静水流深
内心装着河流 湖泊和明月
此生波澜不惊
终究会清醒照人

内心不亢不卑
自由的种子撒满人间
在我们的身上开枝散叶
我们浑身发光
脚下浮云飞渡

在黑暗中摸索
在泥泞中匍匐
在悲伤中前进
一颗强大的内心
足以平息一场风暴
足以让一块巨石滚上山顶
足以让痛苦和悲伤
在黎明之前开出花朵

在内心深处放置一块压舱石
不忘来路。整理行囊
紧紧握住手中的压轴王牌
时间和生命将会浮出水面

彼岸。青草遍地
白鹤在花丛中逡巡

荷花里看到清白的人间

一片荷叶的碧绿
覆盖住水的空白
始终掩不住荷花鲜艳的脸
遮不住那些粉红或者嫩白

她依旧在那片水域
静静地等待着我
她亭亭玉立的身体
和我乡下可爱的小妹一般
令一只唐诗里的蜻蜓摇摇晃晃
让古今的词短句变成绝唱

面对一朵莲花
请不要言语
你屏住呼吸的直观表达
一个清白的人间

城市端午

我在上海乐山路菜市场
买了两枝菖蒲和艾草
它们来自近郊区和农村
身上带着乡下和民间的高贵

我认真地把它插在孩子的门楣
纯朴的民风在我头顶吹过
那菖蒲就是屈原腰间的青铜佩剑

一直悬挂在历史深处
悬挂在农历五月的端午

透过城市的农历五月
金黄的麦子铺满天空
杀菌防病的艾草和菖蒲在民间奔走
善良的粽子紧紧包住
世间所有的疾苦和幸福

一条河流
唤醒了艾草和菖蒲的清澈
天下的粽子充满江河
而内心深处早已水声潺潺

城市街口

窄小的街口
位于闹市通往背街小巷的当口
车水马龙
从那里一闪而过

其实在那窄小的街口
并不是一片空白

修钟表和配钥匙的老爷爷
补鞋伞和缝衣服的老妈妈
有卖自制皮带和铲刀磨剪子的外乡人
他们大都上了年岁
头发花白。满脸皱纹
他们把风霜雨雪修补进
一个城市的生活

街口逼仄
正是这窄小的空间
容得下底层的生活
街口是修补人养家糊口的
天地

街口的生意人
是城市角落里的补丁
填充着繁华下面的人间烟火
街口的每一张照片
都是城市里的一个音符
共奏出和谐流淌

父亲是一棵庄稼或者一座山

父亲活着的时候
是土地上的棵庄稼
一棵快要收割的水稻或者小麦
弯着腰的样子变成一张旧弓
他头上的草帽正好顶起
一个农民家庭的小小天空

父亲一生劳动的时候
是家中的一件农具
除草的锄头或者耕田的犁耙
生活的杂草和辛苦夺走了铁的光芒
那些斑斑锈锈正是父亲脸上的皱纹

不苟言笑的父亲
让我想起村庄废弃的石灰
只有在我考上大学和结婚生子时
喜开的皱纹和绽开的花朵一样
在那名叫算箕湾的村庄里一直灿烂着

父亲瘫痪在床的时候
成了一根得了中风的稻草
他临终前流下一滴浑浊的眼泪
我至今还不明白其中的隐喻

在遥远而又贴近的故乡
我时常独自黄昏
看落日如何慢慢沉下去
只留下一座大山苍茫茫地横在这世间
我最终看到了父亲一生的时间
如何慢慢变成了一道如血的残阳
父亲的背影慢慢变成一座
苍老的山峰

十二月

十二月,不紧不慢地
站在小雪和大雪之间

一场寒潮把十二月吹冷
冻红的脸色,鲜润可爱
像一只红柿,或是一片乌桕叶子
此刻披上一场小雪的十二月
分外妖娆

所有的人要在十二月
把一年的粮食颗粒归仓
把树上的果实采摘干净
备足喂养春天和牛羊的草料

十二月,所有的人加快了步伐
从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中
看到过去和未来的身影
把收成和种子装进袋子
每一个袋子都装满了阳光和
生辉的词语

十二月的雪片
是一把开启时间之门的钥匙
最后的雪花落在草尖上
春天就开始在所有人的手上
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我们微笑,转而拉起手
安静地让风吹乱头发
那些笑声该长出翅膀了
在云里翻滚直至和雨融为一体
我爱这些柔软的事物
一如与谁归

我们微笑,转而拉起手
安静地让风吹乱头发
那些笑声该长出翅膀了
在云里翻滚直至和雨融为一体
我爱这些柔软的事物
一如与谁归

谁与归

丘文桥(广西)

路过麻蓝岛大桥的时候
那些风都往后涌
不如钦州港一颗寂寞的沙
“雪和阳光把他们挥霍,像廉价的爱情”[1]
旧夜,不管走了多久
魂不守舍的话,不管写了多少遍
感叹甚至尖叫
在荒草的叶末沉落
意义非凡

微雨初歇,只是代替记录和表达
一定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意料不到,预见不了的
越过身后的风景
通过她的眼神告诉辽阔来过

两只沙地里拥抱的蚂蚁
驱散了影子
酿成烈酒的过程
闻过的玫瑰花香,在唇边
隔着不安的风
我抚摸着她的七月

我们微笑,转而拉起手
安静地让风吹乱头发
那些笑声该长出翅膀了
在云里翻滚直至和雨融为一体
我爱这些柔软的事物
一如与谁归

[1]摘自诗人素素诗《故事》。

时光已经是一条无法倒流的河水(外二章)

苏湘红(广西)



思念沧桑了容颜。下了霜的老地点,还在连绵不休地说说着那曲曲弯弯的故事。

今夜,陌上花开,我采撷一段旧时光在掌中发酵,看见儿时我的结发新娘就站在陌上,细听远山飘来的一曲清歌。此时的她笑时的每个笑颜,都是朵朵纯白的雏菊。

人都说小离家老大回,那一年城市的诱惑载走了我,从此故乡于我留下的尽是无尽的牵绊。光阴流转此心不变,我想大概是儿时的风在流浪的路上。亲昵的耳语,让每一个回忆的点都是诗情画意。

如今,时间于我已是一条无法倒流的河水,斑驳的容颜只能在爱的牵引里褪色成镜子里年轻的样子。

你的心海可否晃动着我的忧伤

我知道你是一朵绽放在天府之国的日夜牵动着我心魂的妖艳之花,而我在你的眼里只不过是一颗痴情的微尘,最终给尘世的流水,吹成一乱亘古不变的空茫!

脉,我屁股还没坐稳呢,他就说你什么又来了,你这个病得去看小儿科。

老大爷说到这里,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我遇到的最与众不同的投诉,一般投诉者都充满愤怒和怨言,唯独这位大爷笑声不断。

老大爷走后,我颇感问题有点严重,于是找到当事医生核实,刘医生没有否定,还坚持说他没做错什么,有些病需要时间检验。但是医院领导还是根据患者投诉对刘医生进行了通报批评。

很久之后,有一对夫妻来我这送锦旗。锦旗上面有四个大字:医者仁心。当然不是送给我的,而是要求我转交中医科的刘医生。我吃惊地问为什么不直接送到他本人手里,这样不是更好。他们说非得你转交不可。

原来这对夫妻正是此前来我这投诉的那位老大爷的亲属。他们最近才给父亲办完丧事,便赶紧做了锦旗送来。老大爷在一次体检的时候查出是癌症晚期,医生说已经失去治疗的最佳时间,没有治疗的必要了,不过可以试试中医,保守治疗。医生再三叮嘱一定不要让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因为很多人一旦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心理瞬间崩溃,反而死得快。

他们就把这个情况事先和刘医生做了沟通,刘医生便让家属配合用所谓的中医治疗法的戏谑之法来调理。本来这个癌症的晚期患者存活时间很难超过半年,但他们的父亲硬是活了一年零三个月,可谓医学奇迹了。这对夫妻最后感谢地说,也是运气好遇到了好医生。

我听罢,恍然大悟!

办公室小插曲

王瑞琪(湖北)

准,改口说:“你们猜,这个巨峰葡萄,我买的多少钱一斤?”

小嘉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开口。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有点大难了。

“四块九毛九!”陈姐激动地说,“我是去小街里的市场买的,也就多走几步路——那小巷子恐怕你们都不知道啊。我跟他们走的可是批发价!”

过了一周,几乎是同一时间,陈姐满载而归。

她先是感叹了一下外面酷热的天气,随后立即进入正题:“你们猜这个巨峰葡萄多少钱一斤?”

小嘉这次很来劲,简直就差举手了,他抢着说:“四块九毛九!”

“四块九毛九?我找你买啊。”陈姐不失幽默地反问。

“哎,上周不是……”

“五块九毛九!我走的可是批发价。”

小嘉嘟囔了两句,我忍不住回过回头,陈姐的眼神中满是坚定。随后,小嘉也失去了说话的欲望。办公室再次安静下来,只听见陈姐的高跟鞋踢踏声。

这一天,老板在茶水室与客户谈项目,陈姐进去倒茶后,未见出来,就想起我当初来面试时,陈姐也坐在一旁,时不时地加入我和老板的谈

我是一朵悲命的桃花,相思枫叶丹,对你的思念和粒粒文字,将融成片片来自天堂的红叶,永远摇曳在,春世的风中。

命运的星辰

面对宇宙的幽蓝神秘,我们开始携起冷静理智的思维幻想敏感的生命意识。就让青春的岁月平白老去,或许我们一生的光芒正悬于冬日的某个风清月白的期冀里。

我们已经小心翼翼地山路上爬行,感受着一路的风风雨雨,还有那失落已久的青春圣火。我们凝聚着满怀的热情走向崭新的征程,带着思考与成熟,带着沉甸甸的诗篇在世纪的脊背上豪行。即使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漂泊,奚落和凌辱,我们决不会因此而泪洒淋漓。

我们诚意踏歌,欢唱,我们的日月随晨风飞扬,我们的星光在一点点感受着铭心刻骨的回春。洒落一地的秋叶呀,你不是在诉说秋的悲凉吗?回报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真挚而无愧地付出过,酸甜苦辣,都是为了完善不那么完整的一生历程而创造的故事。那梦的天空,一只鹰在星辰的闪耀下正隐隐飞翔……

不是叠加的苦难就能把所有的理想磨灭。不要说春的明媚,只要用自己的心去慢慢品味,那昨日的伤痕就不会那么灼痛,那昨日太多的遗憾就会灰飞烟灭……

紧握岁月赋予我们虚弱的手指,坚强地耕耘生养我们的每一片贫瘠的苍苍吧!不分白天黑夜的交织更替,在月色晦暗的每一刻,让星辰的月光培育生命盈盈闪亮的光芒。我们永远是山路上那一群群勇于开拓的奋进者,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艰难跋涉后停歇歇息的地方。我们从不迷茫,追寻目光前行的踪迹,维系我们生命的血脉,永远伴随着我们跋涉脚步的铿锵而铿锵!

离婚

赵海英(河北)

六月的天,像被戳了个大窟窿,倾盆大雨泼个没完,女人的心情比天气还阴沉。老大爷,赶紧停雨吧,能出门了就去办离婚手续。女人跟男人赌着气,凉锅水灶加冷战。女人想起男人就恨得牙痒,恨不得揍男人一顿解气,男人下了班就窝在家里接着手机游戏,女人急着去楼下打酱油,让他翻锅里的菜,等女人慌里慌张跑回来,焦糊的味道呛得人,绿油油的菜煎成了干烤,火苗把锅底吃得黑乎乎的,男人还双手握紧手机,瞪圆了眼睛,嘴里像个孩子似地嘟囔着,杀,杀。女人塞男人手里一袋垃圾让男人去扔,男人摁了电梯按钮垃圾一路拼杀,在电梯里待了半个小时,等候上电梯的人在门外排起了长队,差点报了警。女人戴着男人脚丫,你真是干啥啥不剩,吃啥啥不剩,这日子我过够了,我倒八辈子血霉摊上你这个窝囊玩意儿,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男人觉得理亏,跪下央求女人,以后我改,我一定改,求你别离婚了。

女人揉着眼睛呜呜哭了半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别改了,咱还是分开吧,一辈子时间还很长,我真的过够了。

男人蹲在外屋叹着气,掐掉的烟屁股赶紧先忍后挤满了烟灰缸。

女人哭累了,红桃般的眼睛疲倦得支楞不起来,男人腆着脸,拧了把热毛巾凑女人面前,刚想抱抱女人,被女人使劲甩开手。

男人默默地给女人倒好一杯热水放到床头,临走时撂下话,只要你开心,我就消失。

门轻轻被带上了,女人迷迷糊糊睡着了。

半夜了,雨下得更大了,风裹着雨噼里啪啦打着玻璃窗,女人以为在做梦,大水冲破了屋门翻着跟头闯了进来,女人浑身颤栗打着冷战惊醒了,慌忙去开门,断电了,女人惊恐地喊起来,救命啊!

女人摸索着爬到窗台上,双手紧紧抓着防盗窗绝望地大哭,雨声更稠了,水声一浪大过一浪击打着摇摇欲坠的窗户。

冰冷的雨水渐渐淹没了女人的双腿,女人麻木了,觉得马上支撑不住了,手刚松了一点,冥冥中肚子里的孩子好像踢了她一脚,女人咽了咽脸上咸丝丝的泪水,又努力往上涨了挺僵硬的身子,紧紧贴在窗户上,一刻都没敢放松。

女人渐渐意识模糊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男人的声音传过来,还好,你暂时安全了,女人慢慢睁开眼睛,恍惚中,男人胳膊上滴着血,泥巴像盔甲一样裹在男人身上,除了声音,根本看不清眼前的男人是谁。

男人紧紧抱着女人大口喘息着,我出去之后没多久,整个城市一片汪洋,马路变成了河流,我拼命返回家救人,遇到几个落水求救的人,我就先去救了他们,你不会怪我吧?

女人望着奄奄一息的丈夫,失声大哭。

男人露出了白灿灿的牙齿,手慢慢松开了女人,嘴巴贴着女人耳朵呢喃,亲爱的老婆,洪水退了咱就去离婚。

女人把男人的手放在肚子上咕嘟着,你一定要挺住,我没告诉你,咱们有孩子了,你一定要活下来照顾我们母子俩。